

• ZHONGGUO
LIURI
XUESHENG
XINTAILU •

中国
留日
学生
心态
录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

吴民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 茵 郭宝臣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

Zhongguo Liuri Xuesheng Xintai L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57,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7 \frac{1}{16}$ 插 页 4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7,300

ISBN 7-02-000889-5/I·890 定 价 2.00 元



汪茫生的摄影展在东京



原驻日大使宋之光夫妇(前排左起二、三位
在家招待留学生



捧着王小玲骨灰盒的王小玲的母亲和哥哥



笔者在东京

掘玉者的血泪纪实

李 炳 银

读着吴民民这部题为《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非常自然地使我忆想到1988年初，胡平、张胜友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连》曾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强烈影响。当时，看到作品中那些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出国的人们，心情是十分复杂乃至有些沉重的。这种复杂的心情与沉重心理的出现，实不是囿于习惯了的某种惟有我们这块土地最先进，最革命的观念，恰恰是看到那么一些本不准备出去，但却因为种种多是人为的障碍和艰难的生活境遇情形无法越过而离此他去的现象叫人感触颇多。出国留学求知，乃至定居他国，这是人追求文明的体现和自由，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了解的非常有限，真不知道那些费尽周折跨出国门之后的人们，是否全都如意，是否真地摆脱了精神、物质等方面束缚，使各方面都得到满足而心理趋向平衡。偶然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可无论是优劣，似乎都因其单一细碎而无法据以对留学生的生活状态进行整体性的观察与分析。但这一群人的生活及活动情状，不光时时牵动着他们父母亲属的心，即是普通的国人，对此也不可能完全地漠然不察。

现在，吴民民从日本方面，借助报告文学手段，为读者提供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许多学习生活情形和复杂的心态，至少

使我们可以从中对留学日本的学生有了更多具体、详尽的了解。从某种角度上看,或许可以把吴民民的这部作品作为《世界大串连》的续篇来读,它是对“出国潮”现象的延伸和深度报告,是从潮流的浪头峰尖上传来的新消息。还因为这部作品是吴民民以自己在日本实地采访、观察乃至借助自己留学日本几年的体验之后产生的文字。所以,它首先在其真实性,在其对人物、对事件认识理解等方面有着很高的权威性。它是那些零碎的报道和许多缺少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文字无法比拟的。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我是把吴民民的这部报告文学当成作家对现今留日学生的全面状况进行整体综合地观照与解剖的力作来看待的,无论就其资料或理性判断那一方来说,它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1985年初,吴民民的报告文学《冰海沉船》在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奖。此后,在南京举行的发奖会上我们相遇相识了。就在这匆忙的相识之后不久,他东渡日本留学,从此音信渐稀。我知道,这之后他还写了有关郭沫若在日本十年留学活动的报告文学。但我不知道他在紧张的求学生活中对文学依然地抱有热情,对报告文学写作终还不能放弃。如今,当我读到吴民民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时,真是感到亲切,感到高兴。与他的那篇获奖作品相比,这部作品除去题材选择上一般人难以相并的特点外,在篇幅容量及思想深度等方面,都已是全新的风貌了。

不知身在异国的吴民民对国内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是否有所了解。现在,在报告文学创作中,题材撞车的现象很多,由此又产生了一些抢题材的行为。有的人为了抓题材,抢时间,时常草率匆忙地对题材进行了处理。更加令人不快的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报告文学创作中,追踪奇闻轶事,找寻

冷僻怪异题材的现象十分严重。严肃的文学创作正被强烈的物欲所侵蚀；一向代表着社会公正和良知，并以认真冷静的思考参与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因不少庸俗、可耻行为的出现而受到加害。在这样的状况下，吴民民具有这样不易为人所有的报告题材，着实令他人羡慕。然而，在这个很可以以异致胜的题材面前，吴民民却恰恰没有去过多地描绘他国异地那些不尽为国人悉知的生活角落，借其满足那些猎奇者的心理需要，反把一种严肃的观察与思考贯穿于漂泊他乡求知人们的不同行为和心态中。在深刻的理性光芒照射到那些看似零乱琐碎，富有色彩的人物行为之后，产生的竟是一份庄重的、蕴含着疑惑、痛苦乃至忧虑心情的文学报告。严峻的文学观照驱除了物欲的诱惑；他人的迷失或不幸唤起了作者冷静的辨识和深情的责任感。文学的纯净内质同作家的品格在这里得以化合，作品与作家共同得到了升华。

出国求学，本来是人们追求文明的进取行为。但是，近些年来，出国留学深造却明显地被某些人视为实现虚荣心理的机会，成为一些人摆脱烦恼，困顿，以至摆脱贫穷的途径。结果竟导致出国热而成潮。面对如此景况，一向令人神往倾慕的出国留学行动似乎也变得灰色了。吴民民的笔下，有在摄影方面显露出才华，并以《晨鱼》轰动了摄影界的汪芜生。他对黄山有着深挚的恋情，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视为自己摄影艺术成功的摇篮。然而，因为多种人为的障碍和难以理喻的冲突，他却只好告别黄山东渡日本，开始走他坎坷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三十三岁的女律师夏雨，本来无需在这样的年龄告别亲人远走他乡。然而，当她实际的水平竟遭到无情的忽视时，她只好忍受艰辛毅然奔去日本求取一张文凭。这些现象谈起来，确使人感慨良多，心怀悲哀。为什么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

地上常常有如许的悲哀呢！是积习使然，还是人祸所致？至于许多缺少基本的文化学习，把出国留学看成一种时髦，看成一种人生捷径，结果不惜花费巨款，侧身留学行列中的人，真让人对他们不易作出评判。固然，他们的无知盲从是一种幼稚的表现，可他们在日本遭到的不幸乃至悲剧却使人感到震惊与不安，竟生出些许的惋惜情感。王小玲等命断异邦；陈阿金先生的沉浮；作了酒吧女郎的小娟的烦恼；以及几位在国内已颇有影响的作曲家、画家、笛子演奏家、女演员等在留学日本之后感到的冷寞和惆怅。一桩桩，一件件在诉说着留学生的艰辛人生和多样的心态。也许这些现象并不能涵盖全部留学生的生活，但它却足以说明，留学日本并不完全是件令人快慰轻松的事。人生的不幸也许到处都有，可凭借侥幸的心理和盲目的行为是永远无法排除这些不幸的。更不幸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仍然怀着侥幸的心理，在迷茫中挥撒着得来不易的钱财做着出国梦。当然，那些凭藉权力，借各种名堂，慷国家之慨云游世界的人不会有这样的耽心，但对任何一个自费者来说，外面的世界很复杂，“他山攻玉”的路上是铺满着荆棘的。从这一角度讲，吴民民的这部作品，是可以成为那些试图奔去日本的人们的指示图册，能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益的借鉴的。

因为众多留日学生的活动，这就把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拉得更近，结合得更加紧密。在这种接近和联系中间，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心态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吴民民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他在这各不相同的心灵显露中，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心理进行了也许可以称是深入细致的解剖与认识。这些认识或许还有不尽准确全面的地方，但它却表现了作者试图超越现象的努力，试图从更深的层次上寻找到幸与不幸的根源。在王小玲的悲剧发生之后，日本各

界舆论哗然，许多善良的日本国民自动筹集资金让王小玲的母亲来日处理后事；在夏雨因求学经济十分拮据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妇女沙龙组织为她提供了奖学金。在汪芜生追求摄影艺术的跋涉中，也不断得到过日本摄影协会名誉会长渡边义雄先生及日本画坛泰斗东山魁夷先生等的帮助和支持。然而，这一切，却也无法抹去象东京国际外语学院大竹校长这样一些被金钱锈蚀了灵魂的人为日本民族脸面涂上的污垢。为了攫取更多的金钱，在日本，大有一些象大竹创办语言学校诱惑中国学生的人。这些扛着教育招牌的人，在为中国青年办好出国手续之后，掏空了他们的腰包，就置他们于水火而不顾的人。是一伙挂着发展日中友好旗号的营私者，是打着推进文明幌子实际上却干着非常残酷野蛮勾当活动的家伙。吴民民无情地揭穿了这帮家伙的假面孔，向人们公开了他们阴暗的心理和卑鄙的手段。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国内那些把这样的人物视为推进中日教育交流，发展日中友好使者的官僚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醒悟三思吗？象大竹一类人物，自然不光日本有，可他出在日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这对大竹本人来讲是一种无耻和堕落。可对于日本民族来说，有大竹，有被作者隐去了姓名，有妻室但时常与四位他帮助办来日本的女留学生同居在一起的××君这样凶残的人物却是一种不幸。

当我们为那些在作者看来是“群体心理患者”，盲动地走到日本从而产生许多不幸境遇的人们至为忧虑的时候，却难以抑制住对少数卖身于大竹等人，成为他们的奴才或帮凶的同胞人物的愤怒。这些人物，为了转嫁自己的不幸，竟然不惜吸取自己同胞兄妹们的血汗，在同胞的苦痛上构筑自我的欢乐。那位蒙骗了王小玲的男性同胞如果还活着，心灵难道会

坦然吗？开初时连一句日语都不懂的陈阿金从无食填腹到突然阔了起来，可以在东京最豪华的饭店宴客，这种变化过程中不知掩盖了多少人们的伤悲。走出的是同一个国门，但身处的是不同的境地，这之间的区别除了物质的差异外，还有心灵的清白与肮脏，人格的纯朴与低下的距离。在吴民把发生在留日学生中的这些变异告诉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在愤怒之余，不也需要冷静的反省吗？为什么同道变为离弃？为什么在寻求知识文明的地方却使一些人的灵魂腐烂变质了？由此可见，简单地依赖民族感情，故土情谊是并不能使所有的人归向一个整体的。能够救国救民的途径是文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让所有人的灵魂都变得纯洁高尚起来。不要再夸大民族感情的作用，不要试图用民族感情来维系和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发生在日本留学生中的这种分化是可以给读者如此启示的。民族的不幸在于贫穷落后，而不在于分化。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采取一个中心，辐射描写的结构方式。它以点的深入来强化中心的突出。结果在似乎松弛的篇章构成过程中实现了表露不同人物心态行为的目的。可以从整体上让读者透视到留日学生的现实生活状况。从报告文学的功能效应来讲，这种大信息量，广角俯瞰的方式要较之那种集中一点，看来完整紧凑，但却十分局限的作法要更有效一些。象对这样的题材，若是集于一点，很可能会写得更加生动感人。然而，宏观的效果，全面的判断却没有了。这并不是对作品存在的某些臃肿章节表示认同。

也许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这就是个人的命运、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关系问题。吴民在叙述到几位作曲家，画家，笛子演奏家在日本的境遇时，突出地强调了他们离开国土民族依附之后的凄凉孤独感，以他们在国内曾得到的重视和赞

誉来证明民族、国土、国家对于一个人的作用。这样的看法是有合理成份和不难理解的感情心理的。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本还在于每个人是否真的有了成就。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的后代，但是，他的创造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傅聪的钢琴演奏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炎黄子孙而受到冷落；即是象汪芜生这样，尽管历经艰难，但后来不是也成功了吗？这样的例子极多，不必一一列举，也不胜列举。所以，决定的因素根本还在于个人的创造是否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是否找到了真正识货的人。可怕的不在于宝石的被湮埋，而在于把并不珍贵的石料误认为是宝石。现在，社会上这样的现象很多，让人不得不多个心眼。我无意怀疑作者的判断，但却乐意表述这样的看法作为补充。

嘱我写篇序文。在我想来，作序在中国似乎有规矩，自己既不明晓，也不善长。结果就写下这些读后感式的文字，妄为“序”。谨希吾友民宽容。

1989年3月26日

于北京寓所

为了一切已经去的以及将要去的
我的朋友和同胞……

作者自序

语出《诗经·小雅·鹤鸣》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说，原以“他国的贤才，可以用来作为本国的辅佐”为本意。后经明代赵弼修改，此言在他的著作《孙鸿胪传》中，变成了能帮助自己改正错误的朋友的同义语。此后，这并非是警世恒言的词汇，又在近代成了异地求索的代名词。如果具体落实到求索者人名，那么就日本而言，在古代有唐朝的和尚鉴真，清代的翰林学士，在近代有秋瑾、孙文等。而后，便是珠圆玉润，妙语连篇的当代，此言不由分说地又被赋于了许多难以想象的新意，借用流传于上海街头的一句口头禅来说，这本来是文绉绉、干巴巴的毫无感觉的词汇，便成了“当两年狗，换来终生富贵”的既简单明了，又充满着活力的形象化语言。然而，这未必能够产生语惊四座，令人瞠目结舌效果的新名词，其真正含义还在于它唤起了成千上万的意欲奔赴他山的攻玉大军。其中，以心神去攻者有之，以血泪去攻者有之，以皮肉去攻者也有之……

于是，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希冀、梦想、欲望和贪婪，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苦闷、烦恼、心慌和意乱；就产生了许多许多的无知、虚伪、狂傲和欺骗；就产生了一首首流芳于百世的千古绝唱和一部部感人心扉的小说心曲……

本文所记录的只是这些心曲中极少的一部分。无疑，它是真实的。真实将使一切虚假为之黯然！

目 录

掘玉者的血泪纪实	李炳银	1
作者自序		8

第一章

1. 时代的进步与群体心理患者的盲动	1
2. 东京国际外语学院大竹校长的来龙去脉	5

第二章

3. 王小玲和那幢“凶宅”	17
4. 樱花盛开的四月十七日	30
5. 四月十九日——黑色的星期二	41
6. 王小玲事件的新闻冲击波和由此引起的反思	61

第三章

7. 陈阿金先生的沉浮	68
8. 酒吧女郎的烦恼	84

第四章

9. 留学日本和日本的国民性关系之我见	100
10. 在苦涩和迷茫中沉思	107
11. 请多做实事，不要奢谈国际化！	118

第五章

12. 日本的艺术和艺术家在日本	125
13. 一个青年摄影家的寻觅和追求	136
14. 卧薪尝胆——在“红灯区”苦斗	145
15. 黄山之恋	152

16.《黄山幻幽》——“现代水墨画”	166
第六章	
17. 中国的“文盲”和日本的“工作虫”	172
18. 一个农民硕士生	177
第七章	
19. 山岸主义和中国留学生	196
尾声	208
作者简介	214

第 一 章

1. 时代的进步与群体心理患者的盲动

谁都有重新发现，或者说是重新估价自己的时候！无论是谁。无论是好高骛远的大学生，衣冠楚楚的学者，还是唯利是图的商贩，唯恐天下不乱的投机者，无论是名噪一时的演员，想入非非的艺术家，还是斗字不识一箩的倒爷，蜚语流言于邻里之间的寡妇，只要不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只要还对明天有着更大的奢求，那么命运有时也会——虽然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在旋风般的变幻中，把那些天书般莫测高深的充满着诱惑的语言，抛向那些自认为才华横溢却又处处感到怀才不遇，以及那些“斗胆”，或者说是“玩命”来试试自己究竟还有多少潜在能量的蠢蠢欲动者。

“……走吧，远渡重洋吧！乘改革开放之机，乘国门还未关闭之时。洋插队也好，洋改造也行，只要离开脚下的这块土地，无论你采用什么方式：结婚、投亲、移民、留学，无论……只要给我机会，给我……”

人们祈愿着，虽然胆战心惊，却又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到来的机会。

这真是一个梦！昨天还是抡大锤、跑单帮的伙计，今天却摇身一变，西装毕挺，领带俨然，皮鞋锃亮，操着半通不通的洋语，众目睽睽之下，昂着头踏上了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噢，拜

拜，可爱的中国！如今我也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对于这种心理状态，弗洛伊德是那么分析的：这是一种轻信的，容易受影响，没有批判能力的群体心理。他只需要强烈的色彩，只需夸张，永远不会渴望真理，并且永远离不开错觉，不真实的东西对于他们具有和真实东西一样强烈的影响。他们坚信不疑地对待一切，期望走向极端……

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间，给这种群体心理患者带来错觉的主要的还只是一个地方——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矗立着自由女神像的金元帝国，以那种缤纷烂漫的色彩，使那些以想象来进行思维的人们，堕入了云里雾里之中。

人们拥进一年举办四次之多的“TOEFL”（托福）考场，挥汗如雨，走向了那通往极端的漫长路程的第一步。

可是到了一九八五年，当美利坚合众国的有关当局发现自己的金山玉矿的开发大军中，已经有了三万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人，而且还有将近一万余人正在等待签证之时，他们恐慌了。“黄祸……”当这两个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字眼，出现在自命不凡的美国人的脑中之时，一道又一道的指令也从华盛顿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及各领事馆传来了：一切从严！！有移民倾向的严禁！没有确切经济担保者的严禁！不出示美元存款的严禁！入国动机不明者严禁……

来自华盛顿的指令使这个金元帝国驻中国使领馆的铁栅栏门前黯然失色，即使是兴高采烈地走出“托福”考场的得意者们，如今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听从高鼻子官员的那种种无理的盘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结果无疑是碰上了一鼻子灰，昏昏然地被人们围在这铁栅栏之外那并不宽广的空地上了。

“瞧你这脸色，你有这么一口流利的英语，何至于紧张到这么一种程度？”